



有可能在自由中把握自由的意義嗎？

：談健康上網為無效教學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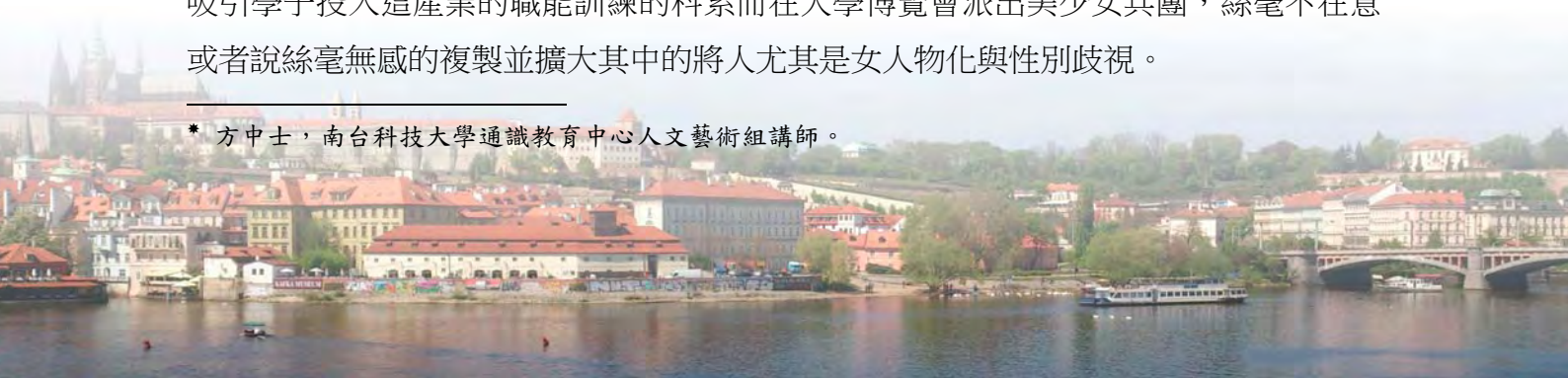
● 方中士*

有可能在自由中把握自由的意義嗎？這命題既饒舌又可能是個假議題，談這個議題起因於教育部長官與憂心青年學子成了沉迷於手機與網路世界的學者與家長情緒相激盪而推出的所謂健康上網計畫，而我的答案很簡單，那就是這計劃根本就如面對無效醫療病患大談有意義的安樂死般可笑又可憐。

我們該做的是承認網路的本質是自由交換資訊，自由便是它的本質也是人類在運用這力量同時該承受並學習自由的代價；教育工作者不該是癡心妄想的在網路成癮症早該成為免費健檢與健診項目，好讓青少年免除被貼標籤心理壓力下自願前往精神科就診，甚至大部分的成年人也因身處於資訊大海與如光子噴射流轟炸的網路社群集體焦慮精神狀態，健保門診中也該比照帶有敵意與歧視意未的青少年網路成癮症般開設成人長期注意力喪失的精神科門診項目。

想想，我們可真的處於矛盾的時代，處處都有二律悖反的道德困境：大學裡為何要開設讓網路遊戲與介面更鮮活有力的科系與課程？在你明知青少年絕大部分都不可能入睡且極容易自主獲得的前提下讓以極度感官刺激加上粗俗低級美學設計的各種網路遊戲廣告在公開媒體上播放？國家產業發展不但沒想放棄多媒體與網路社群介面相關產業與產值，甚至還得為這些產業插上文創與軟實力的招攬旗幟，大專院校還得為吸引學子投入這產業的職能訓練的科系而在大學博覽會派出美少女兵團，絲毫不在意或者說絲毫無感的複製並擴大其中的將人尤其是女人物化與性別歧視。

*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這怎麼說呢？當我們的知識生產體係創造出零碎、即時、感官刺激的訊息噴流來淹沒一整個世代，除了極少數得付出不低的代價尋求交出手機學習短時日的噤口內觀獨處外，我們其實就是活在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訊息大海上，我們不知不覺中已被切換到網路時代，網路訊息就是托著我們向前的輸送帶，已經是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藉由社群網路擺脫了傳統媒體的束縛，我們藉由網路的自由串聯起莫莉花革命的原先分散隔離力量，我們解放了個人把握知識與資訊的管道與限制，我們把本來被動的求知者轉為主動的知識創造者，我們給每個人手中這一個通往無限網海的武器卻又要尋找個管束他們的導師；我們得承認自己已經在這網路能量的困境中，猶如我們陷入物理學量子論裡薛定厄那隻貓到底活還是死的困境裡。

是光波還是光子？是死還是活？能不能同時是死又是活？那些推出大專院校要教學生健康上網計畫的長官們是否能去進補一下量子論的困局？如果搞不懂，那就別弄這註定無效的健康上網計畫，要搞健康上網計畫，倒不如讓學生網民知道網路的自由本質與要付出的代價與困境；比方說，先讓學生明白我們為何有數位網路科技，這科技帶來怎樣改變資訊流通與交換的力量，讓學生明白他們手中握著的手機可成為怎樣的武器，鼓勵他們精進，生網的能力，學習在網海中自己定位與尋找方向的能力，並認真看待能偷取並欺騙他們網路資訊的力量來自何處，讓他們知道網路如海，沒有自己的定位與方向，原來位置上下起伏波動的錯覺會殺光他們的時間以及健康與視力。

即讓學生先明白有能力在網路背後製造、偷窺、截取、操控的爺惡力量不是他們自己脆弱的心智而是國家機器與財團利益，是大阿哥在背後給網民自由的錯覺，以為自己在無垠的網海上自由飛快航行，其實是被包進一個個假自由的包膜泡泡。

因此，健康上網計畫若要有意思，便得先真誠的承認我們都沒法在自由的網海中確保自由的意義，我們得重新學習如何穿過臉書社群同溫層，學習掌握網海上的經緯度與自己的定位與方向；而健康是不可能的，老師只得自己來示範自己取用網路的途徑與成果，然後勇敢的直視暫時或可能永遠被劫收的學生正在眼前沉入自己手機裡的網海；你救不了學生，只能等待寶可夢狂潮自然消退後人們自己攀上難得露出水面的礁岩。

在自由中能獲得自由的意義嗎？我真的絲毫沒把握。

